

上海書展記憶

黃 曄



如是
我見

還在七月時，妹妹就給我轉發了幾個二〇一九年上海書展時間及活動安排的連結，有書展亮點大搜羅：除了設立一百個遍布城鄉的實體分會場，今年書展還借力全國性品牌連鎖實體書店，第一次走出上海，在長三角城市和內地其他城市開設了約五十個分會場，有幾百種精品圖書將舉辦首發式、分享會，還有各種講座、作品誦讀會等活動，有多名海內外名家現身上海文學周……

朋友圈的文圖更具誘惑力：「更為驚喜的是在買單時居然獲贈了一把印有芭蕉的團扇，着實給了我這個芭蕉控驚喜……尋找和我的靈魂對應的書籍是每年書展令我沉湎的原因，我把它稱為『艷遇』。」

誰都嚮往這樣的「艷遇」。於是我一到上海就迫不及待冒着暑熱去現場體驗，不出所料，依舊是人氣像未伏的氣溫一樣居高不下，處處人頭攢動，熱鬧非凡，讓人流連忘返。

近七、八年的暑假，我到上海探望母親的時間有幾次正好碰上書展時段，自然都要去逛逛。那年八月，我和兒子送我母親到妹妹家，當時她家的新房子還沒裝修好，我們母子住在襄陽北路巨鹿路口的一家酒店。那天下午，兒子去會同學，我獨自步行去延安中路的展覽中心。

那是我第一次逛書展，那麼多展館，那麼多圖書，我內心有深深的震撼，卻裝作不動聲色，一個人邊走邊看，碰到有活動就停下來聽一聽，在不同的展廳來來回回捨不得離開。我喜歡那種被重重書山包圍的感覺，它們讓我覺得溫暖而安全，讓人暫時忘卻失去至親的傷痛。

我家書櫃裏格非的《春盡江南》就是這次逛書展的收穫。記不清當時為什麼偏偏選了這一本。格非得獎之後，我才配齊了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的「江南三部曲」。

我還在書展上買過上海女作家龔靜的《上海細節》一書，應該是衝着書名選擇的。作為曾經的女「文青」，我有一點上海情節。我姑姑早年定居上海，我從幼時便知道大都市的種種好，讀中學時我曾寫過一篇題為《桂林公園》的作文，得了學校徵文一等獎，更讓我對上海多了些親近感，也渴望能對這座城市有更多了解，這本書無疑能給我提供更深入更生動的細節。

我逛書展只能算「打醬油」，想來有些慚愧。有一位熟識的本地報紙編輯，非常愛讀書，他年年都到上海逛書展，每次都是滿載而歸，可算得上是書展的真正擁躉。另一位副刊編輯，也是年年參加書展，以專業學者身份做活動嘉賓，聽說今年的書展他又是三場活動的簽售嘉賓，不服不行。

剛看到另一個朋友說：「每年的上海書展，俺家兒子無論多忙，無論在何地，都要擠時間漏夜赴上海，以便用盡量多的時間去展場亂逛（意為「湊熱鬧」）。」於是轉念一想，那二位編輯是「大咖」，我等庸人只要還在愛書讀書，便能夠期許自己終會到達圖書館模樣的天堂。

郵票中的高麗青瓷

王 樂



藝苑草

偶然間見到父親收藏的一枚韓國郵票，上面印着一樽高麗時期的「青瓷象嵌雲鶴紋梅瓶」，不禁讓我感興趣起來。

青瓷起源於中國，商朝已經能夠燒製出原始的青瓷，宋朝的青瓷工藝達到頂峰。廣為傳唱的歌詞「天青色等煙雨，而我在等你」，出自方文山之手，儘管這首歌名為《青花瓷》，但這句歌詞實際應該來自宋徽宗的那句「雨過天青雲破處，這般顏色作將來」，而宋徽宗說的，正是宋代的青瓷了。

受中國燒製瓷器的工藝影響，朝鮮半島統一新羅時期的瓷器燒製技術實現重大突破，高麗王朝與宋朝往來頻繁，因而青瓷在高麗也大放異彩。郵票中的那樽「青瓷象嵌雲鶴紋梅瓶」就是其中的代表性作品。

高麗青瓷在燒製工藝和器型審美上，基本受到宋朝的影響，比如器型無外乎碗、盤、壺、瓶、枕、罐、盒、硯、水滴等，紋飾則有人物、花草、祥雲、仙鶴、山水等。宋徽宗年間，奉議郎徐兢出使高麗，返朝後作《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就曾提到高麗青瓷仿越窯、汝窯，並稱：「高麗工技至巧，其絕藝悉歸於公」，也就是說高麗生產的青瓷都是供貴族階層使用的，故而能夠不惜成本、不吝功夫，做出十分精巧的瓷器來。

從這些被指定為韓國國寶的瓷器來看，高麗青瓷與我國的青瓷並沒有多大差別。高麗青瓷唯一值得一提的是高麗一朝廣為使用的「鑲嵌技法」。韓語中稱「鑲嵌」為「象嵌」，即「嵌入形象」，也就是在瓷器胎體山刻出紋路後用其他材料填充進去，做出一定的形狀，譬如這件青瓷的紋飾就是雲鶴。

其實鑲嵌並非高麗的獨創技法，早在晚唐時期，我國就已經有鑲嵌瓷出現，晚唐時期陝西黃堡窯燒製的黑釉剔刻花填白花卉紋壺就是代表體現。但這種鑲瓷方法並未在我國古代的瓷器燒製工藝中發展起來，反而影響了高麗王朝的瓷器。目前存世的高麗青瓷中，象嵌瓷十分常見。

或許是時代審美的變遷，或許是君王的個人喜好所致，十四世紀以後，高麗青瓷逐漸衰落，後來為朝鮮白瓷所替代。儘管如此，我們如今依舊能從現存的文物典籍甚至郵票中窺探出當年高麗的藝術之美，也能從中感受到華夏文明於亞洲美學和工藝上的影響之深遠。



▲韓國美術紀念郵票上印「青瓷象嵌雲鶴紋梅瓶」

作者供圖



柏林
漫言

離運動會開始還有兩周多，家裏兩個小朋友便不斷念叨，說哪一周幾號的周五，一定不能請假，因為是一年一度的「運動日」。我還很納悶，什麼叫運動日？後來才知道是運動會的意思。

我問兩個小朋友：「你們都報名參加了什麼項目？」「不需要報名，參加就好！」他倆異口同聲地說。

「這樣啊？那參加的有哪些活動呢？」

「就是跑步啊，跳繩啊，跳遠，然後就不知道了！」

小朋友們對自己將要參加的活動常常一無所知，幾乎是德國小學生的「常態」。我問過不少家長，還跟班



繽紛
華夏

很久以前，我曾在雜誌上讀到一篇講述赤坎小鎮的文章。或許是寫作者的文筆太過優美，抑或是文章訴說的故事充滿傳奇色彩，那個叫做赤坎的南國小鎮便從此駐紮進我的心裏，心心念念多年，今夏終於有幸親赴往之。

這座位於廣東江門市下轄的古鎮已屹立粵西地區百年有餘。從開平市區到赤坎，車行在修葺一新的鄉間公路上，天空湛藍，白雲流動，河道交錯，阡陌交通，是一派江南景象。平坦開闊的村落田野間，陡然聳立起一座一座深灰色的碉樓，猝不及防地撞進我們的視野。它們高大堅固，巍然挺立，猶如一個個保家護國的衛士，靜默而肅穆。

到達赤坎古鎮時正是陽光最好的早晨。初升的太陽自潭江的另一側，越過連綿的遠山，越過廣闊的農田和民居，照在江北岸那一排整齊的騎樓上。瓦藍的天空和起伏有致的騎樓倒映在碧綠的潭江水中，濃墨重彩地就像一副中世紀的歐洲油畫。我站在石橋上，看着惦念了這麼多年的古鎮和騎樓就這樣生動地矗立在我眼前，激動的心情就和鐘樓上傳來的鐘聲一樣清越嘹亮。

清晨，沐浴在晨光中的古鎮似乎還未從昨夜的夢中醒來，開闊的潭江水宛如一面鏡子，平靜無瀾。

我站在上埠橋的另一頭，靜靜地注視着那些歲月的痕跡。南國冬日的陽光是灼人的微溫，曬得我有些迷糊。再往前跨一步，時光的片段就如留聲機倒轉，瞬間回到了百年前……

這裏，曾是粵西地區最繁華的集鎮之一。潭江水穿城而過，通達廣州，直至香港。繁忙的江面上，總是擠滿了等待卸貨和上落客的船隻，南來北往，不分晝夜。綢布、洋火、煤油、鐘表、煙酒、罐頭、化妝品，各式各樣的洋貨源源不斷



人與事

我的一位老友，九十三歲高齡，不得已還要遠涉重洋，去美國求醫，實在讓人擔心。

事情是這樣的。十幾年前，他去美國探望女兒，因心臟病發作安裝了起搏器，到現在已近十五年。他記得，滿十五年後，就要更換電池，因此他從去年起，就在北京各家醫院測試，以便到期後及時更換。但令他失望的是，他跑了各家醫院，包括專治心臟病的醫院，都說他的心臟起搏器打不開，無法測試，更無法更換電池。他曾

柏林的學校運動會

余 逾

主任老師聊過，他們對於小孩的「迷糊」都是哈哈一笑。他們告訴我說，你放心，到時候你會發現他們其實並不像我們想像的那樣「迷糊」；而且，小孩子嘛，到了懂得操心的年紀他們自己就會操心的。

我帶着懷疑的態度受邀去參觀了他們的運動會。我印象中的學校運動會都是以班級為單位，選派學生參加各個項目與其他班級的同學比賽。每個學生代表的是班級，所以運動會往往是班主任口中促進班級團結和凝聚力的好機會。

然而在這裏，每個學生是跟自己班上的同學比賽。比賽採用積分制，操場上有很多個「項目場點」：短跑，跳遠，投擲，籃球，跳繩，足球……每個班會在一個「場點」停留半個小時，班上所有學生完成該項目，然後會把完成成績記錄在案。完成一

個項目後，所有班級便會輪換到下一個「場點」。每個班級會完成四至五個項目，而不同的年紀會完成不同的運動項目。

最後，每個班上會根據成績記錄產生前三名，然後每個年級會根據總成績產生年級「冠軍」。所以，這樣的運動會，每個學生都需要參加每一個項目的比賽，自然也就沒有報名一說。

我站在運動場邊上觀望。運動會在老師們的指導下有條不紊地進行着。每個班主任和科目老師都身着統一的教師服，對於比較喜歡運動的大部分老師來說，扮演一天體育老師的角色是件愉快的事。小朋友們也都穿着校服中的運動款，個頭差不多，穿着基本一樣的小朋友們奔跑在運動場，還真難分辨出誰是誰。

每一個小朋友參加項目的時候，

班上所有其他小朋友都為他或她呼喊加油；休息的時候，小朋友們也不介意正午烈日當空，有的在搭起來的臨時帳篷裏稍微避避陽光，有的也毫不介意直接曬着太陽坐在地上。他們有說有笑喝水吃零食，或者去追逐老師不時用水管噴出的「降溫水霧」。

這樣一個運動會，是運動，是玩耍，是小朋友們的遊戲，也是老師們的活動。這樣的運動會，比我想像的少了許多競爭，卻大大增強了參與感、融入感和團隊精神。在這裏，每個人在團隊的支持和關注下一起付出努力，個人的成績就是團隊的成績；在這裏，對個人與對團隊的關注從小就被融為一體。

這樣的一個運動會，讓我「勉強」放心，小朋友們，原來離開了父母都是一個一個的小大人兒，還真的不像我們以為的那樣「迷糊」。

時光靜止在赤坎

陳紓婕



◀▲江門市下轄的古鎮赤坎訴說着粵西地區以往的繁華
作者供圖

地被連上赤坎的碼頭。沿着江岸而建的市鎮，商賈雲集，人潮擁擠，嘈雜喧囂。林立的金鋪、茶肆、酒館、診所、藥鋪、布莊、米店、照相館，遍布這個並不大的市鎮。

我想，也是因為這條水路吧，所以在一百五十年前，那些被稱作「金山伯」的留洋客們就沿着這條水路，背井離鄉、漂洋過海到遙遠的北美謀生。童謠裏唱「喜鸛喜，賀新年，阿爸金山去賺錢，賺得金銀成萬兩，返來起屋又買田」。那時候，人們把北美叫做「金山」，想像着那裏金銀成山，可以改變他們的生活。

「金山伯」們在北美的鐵路、礦場、工廠、莊園做勞工，賣苦力，櫛風沐雨，手胼足胝，歷盡萬千艱辛。據說，最後能走出來活着回到國內的，只有百分之一二。那些能回到故土的人，就像童謠裏唱的，回到家鄉，買田、蓋房、投資產業。於是在忙碌的潭江邊，一座座華麗氣派的騎樓拔地而起，綿延數里。那些留洋客們在國外見到的建築式樣，也跟着他們的記憶一起到了故鄉，所以，這些騎樓有了精美的拱券、尖頂、廊柱、浮雕、西洋瓷磚、巴洛克的山花、彩色的玻璃窗……

我沿着江岸而走，臨江的騎樓前已經陸續支起了各色的攤鋪，五顏六色的遮陽傘連綿成一條奇特的

色帶。穿行其中的，大都是和我一樣的外來遊客，帶着好奇、探尋的目光。

攤販們熱情地招徠吆喝——自家製的沙琪瑪、花生糖、麥芽糖、陳皮、魚乾……熙熙攘攘，人聲錯雜。我在人潮和遮陽傘間抬起頭，看着那一棟棟高大的騎樓，淡黃色或赭紅色的外牆脫落了牆皮，斑斑駁駁，痕跡蒼蒼，看得出裏頭早已是人去樓空。樓頂上那依稀可見的「寶恒樓」、「華安堂」、「惠安和」的莊嚴大字，不知在經歷了百年風雨後這些招牌是否還記得當年的舊主。

我在河邊一個老爺爺的攤位上買了一套古鎮的明信片，對照着明信片，找尋圖片上的街景和房子。江邊的喧鬧聲慢慢遠去，安靜的小鎮裏頭原來是當地居民的尋常生活。水果鋪、電器行、服裝店、藥鋪、理髮店，他們開在滄桑的騎樓裏，新的塗料掩蓋了斑駁的痕跡，新式的招牌遮住了舊時模糊不清的字跡。我指着一張明信片上的騎樓問水果店的大姐，大姐的普通話夾雜着粵語，必須用手勢才能讓我聽懂她的意思。

找尋老騎樓的旅行，讓我彷彿闖入了一個拍民國電影的片場。一條直街，或一個轉彎，它們就那樣在小鎮中夾道而立，黑色的電線如蜘蛛網交織在樓與樓之間，西式的

雕花陽台荒涼破敗，間或探出一兩枝不知是哪個年代的紅色三角梅，在明晃晃的現世陽光下孤零零地綻放。

夜幕降臨時，我又回到了潭江邊。臨江飯店的老闆娘熱情地幫我端上當地最有特色的黃鱔煲仔飯。我不知道，當年那些坐着船來到赤坎的船工和商人，是不是也吃過同樣的味道？而那些背井離鄉漂洋過海的「金山伯」們，在海外是否會懷念家鄉煲仔飯和豆腐角的味道。

白天喧鬧的攤鋪早已撤去，高大的騎樓又冷清地立在江邊，在路燈下蒙上了一層橙紅色的光。潭江上器樂交響、燈紅酒綠的場景早已不復存在，茶肆酒樓裏歌舞昇平、鬻香衣影的旖旎風情早已隨時光遠去。

悄無聲息的潭江水，你是否還會懷念百年前舳舻迷津的忙碌與繁華？

人來車往，小鎮的人們依舊過着他們自己的日子。曾經的十里洋場，過往的奢華繁盛，先輩的艱辛或財富，似乎都與他們無關。小鎮在歲月的年輪中，在清澈的潭江水中，滌淨了鉛華，悄然安寧地立於嶺南山間的一隅，靜默無言，宛若與世隔絕。

時光靜止於此，而赤坎呀，她依舊是個韻味盎然的美人。

無奈去美國

延 靜

多次去美國探親，年紀大了之後，他已決心不再去，但現在不得已，他只能決心由女兒陪同再去美國，找原來給他安裝起搏器的醫院求助。

我和這位老者相識已五十多年。他曾在中國駐朝鮮使館任二等秘書，我上世紀六十年代初第一次去平壤使館，就受到他的迎接。當時他是使館辦公室主任，我在他手下工作，很多事情都是他手把手教會的。雖然後來長期分開，但我決不會忘記他。到上世紀九十年代，我們又幾次在北京相遇，恢復了聯繫。

我去看望他，知道他要去美國，不禁有些擔心。畢竟九十多歲，身體

雖好，但路途遙遠，長途跋涉，身體是否能承受不能不是一個疑問。但他泰然自若，說「有女兒陪同，不用擔心」，好像不是去遙遠的美國。

記得簽證下來後，他和女兒是五月一日離開北京的。到達後，他給我發來微信「平安到達」，我回覆讓他多多保重。那之後再沒有信息來。等了二十多天，他又發來微信說「等了差不多一個月，才見到家庭醫生」，並被告知還要等一個月，才能去醫院檢查。我要他安心等待，急也沒用。又等了一個多月，他發來微信說，終於到醫院做了檢查，電池還能用八個月，到時再更換。我不好說什麼，只

能勸他安心等待，但心裏一直惦記着這件事。

近日他女兒發來微信相冊，記錄了她陪老爸去一個風景區避暑的情況。相冊中不僅有旖旎的風光，還有數張我的這位老友在景區觀光和垂釣的照片。據他女兒說，一次她問老爸，是回酒店休息，還是去登山。沒想到老爸選擇了後者，她的結論是「老爸不畏挑戰」。看到他身體健朗，我心裏踏實了不少

算來他還要在美國等五個月，不過有女兒細心照料，不會有什麼問題。願他一切順利，平安返回。